

王延平◎著

Lonely · Soul 孤独的灵魂

超级畅销书作家 **王延平** 年度巨献

一个希图**通过内心自省**达到**灵魂自救**的写作者

中国最有**思想**的新锐作家

被誉为“一个**用思想走路**的爬虫”

乐嘉·孟非·郭德纲 **鼎力推荐**

Lonely·Soul

孤独的
灵魂

王延平 著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独的灵魂/王延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047-4983-3

I. ①孤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2260 号

策划编辑 刘天一

责任编辑 张冬梅 宋宪玲

责任印制 何崇杭

责任校对 杨小静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

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-52227568 (发行部)

010-52227588 转 307 (总编室)

010-68589540 (读者服务部)

010-52227588 转 305 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-7-5047-4983-3/I·0107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张 13.5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75 千字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·印装差错·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我是晨晨 / 1

第二部分

孤独的灵魂 / 11

第三部分

爱是一种信仰 / 53

第四部分

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 / 103

第五部分

梦和现实 / 167

后 记 / 208



第一部分 我是晨晨

我叫晨晨，自由撰稿人，现居西安。

☒ 男性 ☒ 未婚 ☒ 没钱 ☒ 没房 ☒ 没车 ☒ 没学历
☒ 没工作 ☒ 没长相 ☒ 没身材 ☒ 没脚气 ☒ 没死

没死。我想到过死，那是一种绝望，或者说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，活着或死亡，没有什么区别和意义。晚睡早起，看书，吃饭，街上游荡，上网，写作，半夜入眠。电话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，不是电视购物上超长待机之类的夸张说辞，而是我很少打电话。

死亡。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，我一度地思考这个问题，有生就有死，大多数人选择自然死去，他们是坚强的，他们能够承受住生命给予的磨炼和痛苦，能够承受得起生命里的不幸和上天赋予的苦难。一部分人选择自杀，自杀的情况有两种，一是心理受到某种不能承受的打击或灾难；还有一种是思想到达某种境界，无法超越自己，而内心极其渴望超越自己，无比地痛苦，无比地忧郁，就像作家海明威。

我是一个害怕疼痛的人，从小到大没打过针，每次感冒都是吃药，高烧不退就吃退烧片，每次吃半片，大人才吃一片，到我家的赤脚医生，后背背着一个药匣子，里面装了各种神奇的药和一些针头针管，我因看了隔壁家阿姨生病了，赤脚医生在药匣子里取了一个针头，装在针管上，然后吸取一些药水，拔下阿姨的裤子，棉签一抹，针头就扎进屁股。阿姨的嘴巴就开始抽搐，眼睛紧闭，做出痛苦的表情，所以每当我看见这个药匣子的时候就号声大哭，父母

也就不让医生给我打针了。我知道电影里面有一种舒服的死亡——吃安眠药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找到一种比吃安眠药更好的方式——写作。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，慢慢掏空你的内心，触摸你的思想，撞击你的灵魂，压抑，空虚，无聊慢慢地补充进去，压抑着人神经错乱，压抑着人不停地写作，越写越空，无声无息地孤独地死去。

没有脚气。小时候我养成的习惯非常好，晚上洗脚，早上刷牙，我的牙齿是我们班上最白的，老师经常要我站在教室的讲台上，张大嘴巴，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，让每个学生来参观，我就像一个北京猿猴人被同学无数次的免费参观。其实，我想给老师说的是我的脚也很白，而且没有脚气，有一次参观完我的牙齿，我鼓起勇气悄悄地对老师说：“我的脚也很白。”老师说：“你的屁股白吗？是不是想脱掉裤子也让大家参观参观？”

没有身材。九十八斤，每次都是这个数字，没有超过一百斤，瘦得可怜，比很多女生都轻，所以上大学那会儿她们有时说，我是她们的偶像。

没有长相。两腮、下巴有胡子，所以此生就不要幻想做美男子了。脸上曾有一个痣，上中学的时候在大街上晃荡，有个酷似道人的老头，白胡子白睫毛，穿着一身黑衣，颇有几分神秘，在地上摆了一个脸谱，上面有很多痣的解法，老头子捋着胡须，给围观者解说痣的好坏，旁边的包里自然是他的法宝，里面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药水，我记得他给我脸上的痣点了一下，收了我两元钱，说不要拿手动，丑几天就会自动掉，我半信半疑的丑了三天，果真掉了，就是有个坑，不过比先前好看了一些。但依然长得是对不起观众的那一类型，后来在电视上发现我的那个痣和李连杰脸上的痣一模一样，后悔的要死，当初为什么没有看脸谱上那个痣的解说，这或许

是一个好痣，所以我时常在街上溜达，看有没有可以复原回来的药水，至今未找到。

没工作。出校门之后，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，上一天休三天，与其说是份工作，还不如说是份兼职，半年后，辞职了，因为颖。

没文凭。大四的学费我不知道花哪去了，没有交学费，毕业证没有拿到，银行还有贷款。在如今社会，学历已不是你有没有大学的经历，有没有真才实学，而是有没有一张纸的上面印着××大学毕业证，不管有没有真才实学。或许你读的是北大的中文系，出来却是一个卖猪肉的，或许你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舞蹈系，出来却是一个酒吧的陪酒女。所以每当有孩子的家长问我，他们孩子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时，我都苦笑不言。

没钱。自然没车没房。

在我的印象里西安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

高考结束后，朋友们去南昌玩，我没去，因为女朋友。去的都是一对一对，单身去的回来就是情侣了，我去就是给他们当电灯泡。

想和她在一起，毕业也许就是分离，谁也不知道谁将会去哪个城市上学。

上帝很眷顾我们的爱情，录取的大学在同一座城市，虽然一个在城市的北边，一个在城市的南边，但是依然很感谢上帝的恩典。

大三暑假时候，我们分了，没有原因，没有言语，突然彼此不再联系，或者心里都明白，没有必要找个荒唐的理由，让大家泪流满面，那是对死亡爱情的一种祭奠。

爱情就是相互探秘，男人对女人的探秘，女人对男人的探秘，大彻后，爱亦无存，空余习惯、回忆。

大四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去了外地，舍友一半去了江苏，他们聊江苏怎么样的美丽、时尚和工业发达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很多人带着梦想，带着青春去了，他们希望那里有自己的一份工作，有自己的房子，车，媳妇，孩子。

我没有去。什么理由？依恋西安，西安有什么依恋的？老古城！我就是依恋这座老古城，依恋城上的一砖一瓦，城下的河水，城根的皇土，依恋这座城市所承载的文明和文化。

“在城墙上随便拿起一块砖头都是文物。”这是昨天晚上我给章章发的信息。

我们是发小，从初中就在一起上学，高中也在一起，大学他学的是影视，现在在重庆做导演兼编剧，也算一人物。

大四那年，我们在丰泰酒店喝得稀烂，他举起酒杯说，他要做一个金牌编剧，不在国外拿奖就不……没说完就醉得趴在桌子上了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背起包去了重庆。

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写作，吃饭，睡觉。

不写约稿，不写领导发言稿，不给别人写序，不给别人写评论，不写剧本。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笔会，文友交流会，不加入任何的协会，组织，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，包括电话采访，当面采访，专访。

喜欢自由，喜欢一个人住，一个人抽烟，一个人喝酒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沉默。违着心给领导写发言稿，拍领导马屁，业绩如何突出，工作如何认真，人民如何幸福，实在是写不了。给别人写序倒可以，但作品一定要写得好，至少我喜欢。我喜欢说实话，说实话吧，他们不高兴，让他们高兴吧，我不高兴，可惜，我不太会委屈自己。不是不写剧本，是不会写，也想写，写一部电影剧本的稿费远比出一本书来得快，稳赚一大笔人民币，兴许里面还夹一张

美元。

章章曾经专门开车从重庆回来，求我写一部青春电视剧，像《流星花园》那样的。

我说：“兄弟，不是我不帮你。”

章章说：“这样，你写一个剧本，我给投资人说算你入股，电视剧卖了给你分成。”

我说：“章章，我不会写，以前也没有写过。”

章章点了一支烟，说：“你就写吧，咱俩也算是兄弟，你连这个面子都不给。”

我也点了一支烟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。

章章说：“这样，你只管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买了，即使拍不成也买了。”

我俩掰扯了半天，后来也没说成。

所谓的笔会，文友交流会，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相互吹捧，相互认识。我不想认识他们，我只想看他们的作品，前提是足够好，反过来也一样，我也不想让他们认识我，如果喜欢，看我的作品就足矣。

去年参加了一个民间作家协会的周年庆典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关于文学的会议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庆典请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有获过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家，有在文坛奋斗多年有些名气的作家，有早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震惊文坛而后来不再写的作家，还有一些媒体的总编，也善于写一些东西，或者是自费出版过几部作品的作者，他们的作品一般在全国各大书店都不会看到，只有在一些文学爱好者手里或者二手书店里有，更有甚者成了家里的“珍宝”。再就是他们的会员，对文学有着无比的向往和憧憬。

活动在西安的一家酒楼的会议室举行，铺的是红地毯挂的是彩

横幅，会议室门口的桌子上摆着签名册，旁边放着墨汁，毛笔，所有来宾都会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，放眼望去，什么字体都有，飞檐走壁，霸气十足，提笔、蘸墨、挥笔，看似十分有艺术感的动作，然而笔下的大名实在不敢让人敬仰。现场桌子上有嘉宾的书法、绘画，每张画前都聚着文学爱好者在欣赏。那些有成就的文人相互握手，递名片，相互吹捧。

会议开始了，作协的主席就像我小学校开家长会讲话的架势，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各位同人，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……当时校长讲到“百忙之中”，我想到的是秋收的繁忙，现在这位主席讲到“百忙之中”让我想起秋收之后农民伯伯的娱乐场面。后面几位同志的发言也在遵循着这个模式，这样的演讲模式随处都可以找得到，就像做填空题，就像新闻联播，先是什么国产总值创新高，同比增长百分之几，某大桥圆满合龙，某铁路圆满通车，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拥有某技术的国家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奔小康。下来是联合国怎么样，最后是伊拉克，阿富汗等一些小国家的战乱，内乱，政权如何。

会议结束后就是聚餐，整个会议从头到尾就像是一群有文化的人在糊弄一群没有文化的人，谈到文学了吗？谈到文学的发展了吗？谈到如何创作了吗？探究中国文坛的现状了吗？探究中国文坛的发展了吗？谈到中国文坛的未来了吗？

唱高调人人都会，写上乘作品，不一定人人都行。

关于媒体采访，我是一个生活散漫的人，经常不修边幅，很长时间都不洗头发，实在痒得不行才去洗，我现在远远没有小时候那么爱收拾自己。干脆就不要上镜了，再一个现在的媒体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问了一堆问题，你认认真真地回答了半天，第二天出来全变样了。有个朋友曾提醒我说，媒体要采访你就叫他们把问题

发过来你笔答，这样就不会出错。可是哪天撞上我心情不好或者神经不对路，回答的问题，他们回去不敢发，干脆就不要接受采访了。

不喜欢出名，不喜欢走在大街上，电影院、酒吧、茶楼、商场，都有人认识，我的行为也不是很文明。我的书上从来不放照片，不写简介，希望大家只为看文章而看文章，不为某人而看文章，如果文章能给读者带来启示或者共鸣，那是一个作者的荣幸。

因为我知道，赫赫有名未必优秀，默默无闻未必拙劣。

写作最大的快乐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，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，就像爱情最大的幸福是相爱时的陶醉的满足，而不是有朝一日缔造良缘。

笛卡儿说，他痛恨名声，名声夺走了他珍贵的精神宁静。

这样说，理解了吧。

生活费哪里来？写书。

不写约稿，不给别人写序，不写剧本，所有的经济来源只能是稿费，我写作速度很慢，一年一本，像北方的庄稼一年一熟，庆幸的是书的销量不错。

写不出东西的时候，我有尝试过去打工，赚钱养活自己。

曾经去了一家全国连锁的日本餐馆，做厨师助理，我的那个师傅满腔的四川方言，说话像带些情绪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像秘书站在经理的旁边等候吩咐。师傅说：“去库房帮我拿个莲花白。”

外面吃饭的人很多，厨房也忙活，去了厨房发现自己不认识莲花白，我肯定吃过，就是菜名和菜对不上号，出去的时候，厨师对着我大喊：“莲花白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在调戏我吗？废物。”

废物。这两个字我是听懂了。

我辞职的那天，其实是我自己溜了，因为日本企业管理严格，

辞职要有多层次的手续。溜走那天，在想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调戏了他了？难道他是女的？

又去了一家推销公司，上门找顾客推销保健品，和他们交流，邀请他们来参加保健品讲座，了解保健方面的知识，一般顾客都是年纪大的爷爷奶奶，有时觉得自己像在骗人。我拿着地址经常敲错门，或者找不到地方，一天下来饿得没有力气，靠在公交站牌上，看着从我旁边流动的面孔。我想：找个退休的出租车司机做应该会好些。

最后进的是一家保险公司，每天打六十个电话，问顾客早上出门坐什么车，对哪家银行的服务最满意，姓名，身份证号之类的问题。如果是我接电话，会骂打电话的人是神经病，怎么能打听别人的隐私。但是在中国，人们的隐私意识十分淡薄，经常能接到陌生电话，还告诉别人自己的卡号和密码。更可笑的是，有个客户叫黄建波，问他是不是“建设”的“建”，他说不是，是“建国”的“建”。

.....

生活就像一个婊子，处处需要给她花钱。

生命是平凡的，一切事物都是平凡的，一切赞美的词汇，都具有夸张和欺骗性，做什么工作都一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包括写作。

命中注定，好好写东西吧！



第二部分 孤独的灵魂



一个作家没有写东西或者没有发表作品，就等于不存在。

都说书是言以教人，书以育人，写书者却常常管不住自己，自由地出入酒吧，喝得稀烂，对着美女打口哨，手搭在她的肩上，胡乱地吹着自己有几套房子，有几部车，有个公司。酒吧里的我和生活里的我是两个人，酒吧里的我比较混蛋，喜欢调戏女人，自我式的流氓。其实，爱美没有什么错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东西。

自由地坐在公交车上，懒洋洋地享受着阳光，盯着女生的胸，像个色狼。自由地在大街上浪荡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谁来制约我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下班。

我同样爱生活，爱上网交友，爱晚起，爱喝酒，爱自由，我不是谁的男友，也不是谁的员工，更不是谁的老板。我就是我，我是晨晨。

“我叫晨晨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秋娥。”

“身边那个男人是谁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“男朋友？”

“同学。”

“他为什么坐在你的旁边？”

“他来看我。”

“他喜欢你？”